

洪範政鑒

六



洪範政鑒

卷之上
卷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木行下

狂常雨若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
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
不當大雨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
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
水雪雜雨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

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
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
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
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
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
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隱遂立隱不許翬懼
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
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孽
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禍
將成也隱公不寤後二年被殺

漢成帝建始三年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
京中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嗥呼
長安中大潰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昔稼更生鼠
巢樹上雒陽暴雨壞民廬舍方儲曰雨不時
節妄賞賜也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

曰今秋稼茂好連雨夫霖雨者人怨所致

京房

曰人勞勤苦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

雨水絕道

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
其罰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梁冀
秉政謀害鄧貴人母宣上欲誅冀懼其持權
日久威勢彊盛恐有背害密與近臣圖其方
略其秋冀卒以罪誅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時竇武謀廢中官其年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武敗走追斬之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時帝新棄代何進袁紹謀誅中官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時明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水失其性故常雨為罰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尋見廢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荊州大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稼時帝幼權在下之應

齊武帝永明八年四月陰雨積霖十七日乃止十一年三月雨暫晴復陰至七月上

明帝永泰元年十二月雨至廢帝永光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乃霽占天下兵時虜寇雍州帝未幾被廢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雨水之災時頻年興師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霖霪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晏駕後主立叔陵刺後主作叛令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

後齊武成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民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唐則天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陰晦百五十日至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五日五王誅二張孝和返正始霽

中宗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苦甚迂揚言宰相不能調陰陽以致常雨之罰

德宗正元二年夏京師大雨通衢水深數尺溺死甚衆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鋪卒救之免

順宗正元二十一年連月霖雨不霽時帝病風王伾王叔文用事乃下制立憲宗爲皇太子制出即晴此常雨之罰也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京師大雨毀屋揚瓦人多墜死水積城南深處丈餘詔出宮人二百車以水害誠陰盈也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洛水漲壞天津橋漂廬舍鄴都又御河漲鞏縣河決壞教倉詔以百官跽泥塗可三日一朝

四年正月又以久雨爲沴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荅天譴

明宗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崇都城門三日不止又祈山川告宗廟社稷

周太祖廣順二年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

不可勝計諸州皆大雨所在河溢害稼陰盛之致也

服妖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臯落氏公

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服也金玦以金為

玦半環曰玦狐突曰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狐突

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戎也故恭其事則

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謂十二月盡時衣以龙服遠

其躬也龙雜色也謂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閱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涼薄也龙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脰於社有

常服矣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為下弗獲而龙

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

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常意金

也是有害太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此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鷓冠子臧鄭文公子也鷓翠鳥

天子臧鄭文公子也鷓翠鳥天將雨則知之故知天文

者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

妖者也一日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

初文公不禮晉文晉文公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出奔過鄭鄭不禮焉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鄭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不聽執不聽執不尊尊恭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

仄注冠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以賜大臣又

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時賀狂悖聞昭帝

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嫚不恭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作非

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

賤也其後昭帝立賀為嗣狂悖無道縛戮諫

者大臣白皇太后廢為庶人賀為王時見大

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穀此為之樂舞人所服此

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

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

冠而著去之則存不去則亡賀既廢數年復有

皐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京房曰行不順

厥各人奴冠天下叛辟無嫡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

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皆白衣袒幘袒幘

不加冠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

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大臣切諫谷永

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為微行故變

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

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

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

數年矣昔號公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

將以庶人受土田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

庶人之事乎

更始諸將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

衣繡擁鬢智者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

奔入邊郡避之其後果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處墮馬髻者薄

一齒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始自梁冀家所

為京都歛然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婚

媾王室大作威福天戒若曰將往收捕婦女

憂愁蹙眉啼泣吏卒製頓折其腰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後果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為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

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

上短下長與冀同占其後帝因日蝕之變乃

拜韓寅為司隸以次誅鉏京都肅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

漆畫五采為系此服妖也及黨事發傳黃門

北寺多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

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効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之應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自操轡驅馳以為大樂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賈與馬齊案易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所用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胡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司徒古之丞相統壹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在位者皆如狗故狗入其門靈帝數遊戲西園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叛獻帝建安中男子衣好為長肘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
裁縑帛為白帟以易舊服傅休弈曰白乃軍
容非國容也干寶曰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為
帟毀辱之言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明帝著繡帽披縹紉半袖楊阜曰此禮何法
服邪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
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
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國衰
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巨人二號翁仲置之司馬
門外案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
亡之禍始皇返以為祥鑄銅人以象之魏又
法亡國之器於義無取蓋服妖也
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休弈曰此服妖也衣
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若內外不殊王
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
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
各均也

吳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百姓彫困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標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干寶以為晉之禍證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沒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璫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筭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以兵器為飾妖之甚者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終亡天下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有敗僞自聚于道

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曰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故者疲弊之義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道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自是兵革歲起百姓怨叛近服妖也

魏初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

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其後二帝蒙塵天下媿焉

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曰此古之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擾帝亦遇害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

縛紆臣道上侵君之象也。後果有王敦陵上之變。

晉初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竊非據也。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

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被廢。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至安帝時桓靈

寶篋位

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常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為假髻或名假頭貧家不能辦者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未幾孝武晏駕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臘縛菰為頭是假頭之應

桓靈寶篋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頗類轎車靈寶尋敗此服妖也

恭帝時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尋而受終於宋

南齊武帝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為騎射兵戈象至建武初虞大為寇

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裊之制為破後帽及武帝後詵建廢立誅滅諸蕭其後民間又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立勸進之事倚立

可待也

明帝建武中帽袞覆頂東昏時以為袞應在下而在上不祥斷之蓋羣下反上之象

東昏侯永元中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又造四種帽因勢為名一山鵲歸林詩述鵲巢夫人之德帝寵嬖淫亂故鵲反林藪二兔子度坑天意言將有逐兔之事三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四鳳凰三橋鳳為王者嘉瑞三橋梁王宅也

後齊文宣末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及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皆齊亡之効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髻幘又為白蓋二者喪禍之服後主果為周武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後主又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縵縷服行乞

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其
後果為周敗被虜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
賣燭為業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制車服旗鼓皆以二十
四為節侍官服五色雜以紅紫天下車以大
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黻黃
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五皇后各居其一
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祭之又將五輅
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挂雞及碎瓦於
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未幾宣
帝晏駕而政由於隋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
婦人所服領巾製同契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
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未幾勇遇害世積坐誅
唐高宗上元中制九品已上佩刀礪筭袋紛
帨為魚形結帛作之為魚像鯉強之意至則
天時此制遂絕景雲後又佩之

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

毛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之狀
並見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為鞮面視之各見
本形韋后又集鳥毛為鞮面自安樂作毛裙
百官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
盡至明皇初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不許士
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

中宗時韋庶人妹嫁將軍馮太和嘗為豹頭
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
和死再嫁嗣統王及誅韋后亦斬首以獻此
殆服妖也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

木行下

龜孽

前秦苻堅時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養之食以粟及死藏骨大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兆也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來挑宮人者

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遂之入池而沒明日涸池得一龜徑尺餘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時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

朱梁末帝龍德中許州獻綠毛龜宮中造室以蓄命曰龜堂其後李嗣源中興唐祚果符歸唐之命



雞禍

京房曰有始無終厥杖雄雞自齧斷其尾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惑眾在位厥杖雞生角又曰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明又曰君用婦人言雞生杖雞鳴不鼓翅國大害雞夜鳴有急令昏鳴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為近雞禍也時王有愛子子鼂欲立之田

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

于北山將因眾殺嫡子之黨未及而亡三子爭國王室大潰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雌雞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不將無距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又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事猶石顯也其後顯伏罪或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由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
雞變乃國家占妃后象也案王氏之權自鳳
始受爵位故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專君害上危
國者從此始也其後羣弟世權至莽遂篡天下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
身毛皆似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蔡邕曰貌
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
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
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
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黃巾之擾
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

大潰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
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
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
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
大墜坑死王隱曰雄者嗣子之象坑者母象
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
陷害乎其後賈后果誣殺愍懷

大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
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者控制
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滅雞
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
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閻嵩家雌雞生
無右翅彭城劉象之家雞有三足時主相並
用居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
赤雄雞不鳴不將是栢靈寶將篡不能成業
之象至四年荊州又有雞生角角尋落時靈
寶始擅西夏狂慢不肅天戒若曰角兵象尋
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萎天戒若曰衡陽栢靈寶楚國封略也及靈
寶篡位果八十日而敗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雌雞二頭上

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宣武正始元年八月，河內民家雞雛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二翼，二足。旁行時，帝頗任羣小，朋黨邪佞于政之驗。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朌家雞，雄雌各二頭，上生兩角。時靈太后專政之應。隋文帝開皇中，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妨之，翻不得舉。識者云：肘腋之臣當為變，其後大臣多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煬帝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時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急令暴賦，人不聊生，各起為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下體生上之病。

韋昭曰：若牛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曰：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邪臣羊勝之計，欲求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

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叢霧，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干上之象，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青，青青祥。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微數也。商為臣，微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時

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即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禍，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此青祥也。

齊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家有物長數丈青色直上天聲如雷此青祥也後海陵廢陳後主祥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陳亡

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子夕辰地青氣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戌地亦有氣皆廣四丈許二氣相接久之滅是年帝晏駕

金沴木

魯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此近金沴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丘明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躋釐公於愍上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紊賢父聖祖之大禮故屋室自壞

漢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劉向以

為近金沴木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不軌，城猶國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卒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曰：上下咸諄厥妖，城門壞。宣帝時，大司馬霍禹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恭，見戒不改，卒受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恭，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自殺。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淪敗。

永康元年十月，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也。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前，後頓壞。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疆陵主，此皆

小人顯位。紊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起東方兵動。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明年王允殺董卓夷三族。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明年春李傕郭汜鬪長安中迫劫天子移置傕塢。寇鈔公卿虜掠乘輿輜重。

陳後主祥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聲其殿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無故自

沉。時後主盛脩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大路。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果為隋滅。宮廟為墟。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至北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

後周武成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摧。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摧者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

子嗣立果為無道周室危亡
隋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構寢堂其楸無故而
折時煬帝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
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為厭勝之事
堂楸自折木失其性斲謀之應也天見變戒
之暕不悟果得罪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





